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下卷三

宋 李幼武 纂集

張浚 魏國忠獻公

字德遠唐張九臯之後六世祖徙居綿竹中政和八年進士第調山南府士曹調褒城令辟熈河路察幹調恭州録何㮚薦召為審察除太常簿光尭即位除密院編修改虞部員外郎殿中侍御史遷

侍御建炎三年以母在遠乞外補除集撰知興元
知禮侍召對又除御營參軍同節制平江常秀江
陰軍馬除知密院詔充川陜宣撫處置使加通奉
大夫二年加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四年二月
本官提舉洞霄福州居住尋以資學提舉萬壽兼
侍讀召知密院江上視師尋除宣奉大夫尚書右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密院都督諸路軍馬
紹興初除金紫光禄大夫七年加特進辭九月得

請授觀文大學士提舉興國言落職以朝奉大夫
祕書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九年二月大赦復宣
奉提舉洞霄復資政大學士知福州兼帥十一月
除檢校少傅崇政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朝請
十二年封和國公十六年秦檜怒論罷以特進提
舉興國連州居住二十年九月移永州二十五年
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已在苫塊矣三十一年
令湖南路任便居住十月復觀文大學士判潭州

改建康兼留守四月被㫖兼措置兩淮尋兼節制
建康鎮江江池江陰軍屯駐軍馬孝宗即位召除
少傅江淮宣撫使進封魏國公隆興初除樞使開
都督府三月召降授特進宣撫江淮八月復都督
號十二月拜右僕射兼樞使仍都督二年四月除
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除醴泉觀使二十六
日薨贈太保加贈太師
公甫冠預計偕入上庠及第調褒城令辟熙河路幹辦

公到官偏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猶有舊日戍守將公悉召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盡得其實故公起自疎遠一旦當樞筦之任悉通知邊事本末蓋自此也

淵聖皇帝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所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見至再三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

浚乞於沿江置强弩營選州禁兵縣弓手為之

浚為平江府秀州控扼副使時苗劉赦書至平江浚即走介入杭問賊狀至江寧順浩寓書於浚約共起兵鄭轂亦遣所親謝嚮微服至平江見浚令嚴備而緩進浚慮苗傅等兵上抵平江則失枝梧乃令張俊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於是浚上表大略言國家多難正人主馬上圖治之時願請睿聖不憚勤勞親總要務復與二兇咨目且欲得辯士往說之使無他圖浚

與蜀人馮轓有舊遣之見二兇為陳逆順先是二兇以書詆浚曰伊周之事非侍郎孰能當之浚復書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謂之震驚宫闕上春秋鼎盛一旦遜位似非所宜天祐我宋所以保佑聖躬者歷歷可考出質則虜人欽畏而不敢留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屬天之所興誰能廢之二兇得書言浚見詆以逆賊内不能堪未勝非恐生他變乃奏貶浚彬州安置時兩宫音問幾不相通

太后遣小黄門至睿聖宫白上曰張浚不得已貶彬州上方啜羮不覺羮覆於手顚沽自江寧至浚乘小舟迓之於郵中得堂帖乃貶命浚恐將士觀望即袖之語書吏云有旨趣赴行在令申已發之日是夜共宿城外顚浩呼其屬李承造草檄文浚為潤澤之諸將皆謂賊窮則邀駕入海浚又遣陳思恭等治舟師於海道以遮賊南遁於是傳檄内外勤王之師五萬發平江至秀州夜有刺客至帳前浚顧左右已睡問

爾欲何為對曰某粗讀書知逆順豈為賊用況侍郎
忠節安忍相害但見為備不嚴恐後有來者浚下執
其手問姓名曰言之是儌利某河北人有母在今徑
歸矣浚翌日取郡獄死囚斬以徇曰此刺客也後亦
無他二兇聞勤王師來甚恐輒知可動乃白勝非曰
張侍郎以國步艱難正當馬上治之主上傳位幼子
恐有不測之變主上受淵聖詔為兵馬大元帥嗣聖
易稱皇太姪太母垂簾聽政大元帥總兵征伐於外

此最得策遂拉二兊同議都堂初浚戒𤓰乞以鉄券
賜二兊用釋其疑𤓰遂奏太后許之議遂定癸卯詔
百官赴睿聖宫奏請人皆歡呼以為復辟丁未駕還
行宫衆情大悦尋除苗劉為淮西制置使副時浚兵
次臨平苗翊以重兵禦之戰敗走傅正彦遣兵援之
不能進是夕遂開湧金門出遁浚等引勤王兵入都
城人聳觀以手加額浚既見上召至禁中謂曰隆祐
皇太后知卿忠義欲一識卿面適垂簾見卿自庭下

過矣浚惶恐謝上欲倚浚為相浚辭以晚進不敢當以浚知樞密院事時浚年二十三國朝執政自冦準以後未有如浚之年少者

上問浚以方今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而別委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駕來武昌張浚劉光世從行庶與秦川首尾相應上許之乃以浚為川陝等路宣撫處置使川陝京西湖南北為所部

上親書御製中和堂詩賜浚曰𩕳同越勾踐焦思先吾身其卒章曰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

初金冦京東命范瓊禦之瓊領兵轉入江西至召入見不肯釋兵且乞除殿前司職事公奏瓊大逆不道上以其事付公公退與劉子羽謀夜鎖吏於公府中作文字皆備偽遣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因召俊瓊劉光世赴都堂計事俊將衆甲以來瓊從兵滿堦意象自若食已子羽坐廡下遽取勑黄紙趨前麾

下曰有勑將軍可詣大理置對公數瓊罪瓊愕然遂以俊兵擁縛付大理使光世出撫其衆以八字軍付王彥餘兵分隸御營衆軍頃刻而定賜瓊死浚發行在賜度僧牒二萬紫衣師號五千為軍費時劉錫趙哲皆在浚軍浚辟劉子羽傅雱馮康國王彥何佯甄援與俱康國將行往別臺諫趙鼎謂之曰元樞新立大功出當川陜半天下之重自邊事外悉當奏稟蓋大臣在外忌權太重也

浚至襄陽留二十餘日召帥守監司令預備儲峙以待
上西幸時程千秋王擇仁之軍咸在及諸盜之來降
者凡數萬人浚謂襄陽乃衿喉之地因薦千秋為京
西制置假以便宜許之久任自屬郡守貳以下皆得
誅賞
浚至漢中乃上奏曰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號令中原
必基於此謹於興元積粟理財以待巡幸願陛下早
為西行之計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蜀之粟左通荆

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計斯可定矣

浚承制以趙開為隨軍轉運浚知開有心計開言蜀民已困惟榷利尚有羸餘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明年遂徧四路尋變鹽法置合同場收引稅錢與茶法大抵相類而嚴密過之來者無所施其巧

浚至秦川置司節制五路諸帥纔數日即出行關陜移環慶帥王似知成都府而以武臣趙哲代之於是參議軍事劉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浚與語大悅拔為

統制官又以其弟小使臣璘領帳前親兵

浚言大食獻珠玉已至熙州上諭大臣曰大觀以來川

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故武備不修今若捐數十萬

緡易無用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遂命宣撫司無

得受量賜以答其意

薩里罕及哈芬等寇邠州浚遣統制曲端拒之兩戰皆

捷至白店原薩里罕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目

曰啼哭郎君遂引去

浚上疏言陛下果有意於中興非幸闗陜不可願先幸鄂渚臣當糾率將士奉迎鑾輿永為定都大計上不許

浚聞金大入冦上浮海東征亟治兵入衛至襄漢知金退乃還先是宰執登舟奏上上曰張浚措置陜西極有條理吕頥浩曰陛下雖失之杜充復得之張浚上曰浚自薦辛興宗作泰帥比至陜西見孫渥材優則奏罷興宗而用渥蓋其用心公也

浚之西行也上命浚三年而後用師至是達蘭及烏珠皆在淮東約秋高入冦浚聞烏珠躊躇淮上必再犯東南議出師攻取以分其勢士大夫多以為不可浚皆不聽劉子羽爭之曰相公不記臨行天語乎浚曰事有不可拘者假如萬一有前日海道之行變生不測吾儕雖欲復歸陜西號令諸將其可得乎子羽議遂塞浚乃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問罪復永興軍金大懼遂調烏珠自京西令星馳至陜西與羅索等合而

浚亦劉諸路兵合四十萬約日會于耀州以與金戰

浚既定議出師募客將士皆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上

亦以金萃兵淮上命浚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

其虛浚乃檄召諸路各以兵會合六路兵四十萬人

馬七萬以劉錫為統帥諸軍行至富平縣將戰詐立

曲端旗以懼金金帥羅索曰彼紿我也浚時已罷端兵柄安置萬

州

癸亥羅索擁兵驟至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吾

營錫等與之戰劉錡身率將士殺敵頗衆勝負未分

而金鐵騎出不意直擊環慶軍他路兵無與援者會趙哲離所部哲軍望見塵起驚遁諸將軍亦退金遂乘勢而前

富平戰敗諸軍還浚至邠州召錫等計事浚立堂上諸將立堂下浚問誤國有大事誰當任其咎者衆皆言環慶軍先走浚命擁趙哲斬之哲不伏且自言有復辟功浚親校以撾擊其口斬于堠下軍士為之喪氣浚遂以黃榜放諸軍罪哲已死諸將聽令浚命各歸

本路歇泊令方脫口諸路之兵已行俄頃皆盡浚率
帳下退保秦州於是陝西人情大震
浚以闗陝失律上章待罪上謂宰執曰張浚放罷詔須
早降因言浚用曲端趙哲劉錫見其過即重譴之浚
未有失焉可罷也李回曰須得勝浚者方可易上曰
有才而能辦事固不少若孜孜為國無如浚者亦有
人言其過朕皆不聽命放罷
浚聞金入德順軍遂移司興州惟親兵千餘人自隨其

屬官皆懼有建言不當遠去請築青陽潭左右四關六屯浚以為然乃遣子羽單騎至秦州訪諸將所在時金兵四出道阻不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子羽在近宣撫司留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凡十數萬人軍勢復振浚良死問傷録善咎已人情粗安

金破福津縣同谷迫武興浚遂保閬州令劉子羽於關外調護諸軍子羽頗得衆心又總領趙開兼都漕號善理財不加賦于民而軍用足

浚承制以王庶知興元府時興元帥事草創倉廩乏絶師徒寡弱庶募民教之河東陝西潰師多舊部曲往往來歸不數月有衆二萬

初浚以曲端在陝西屢嘗挫敵欲仗其威聲乃辟充本部統制端登壇將士歡聲如雷先是朝廷以曲端欲殺王庶疑其有反心遂以御營使司提舉官召之端疑不行議者喧言端反浚入辭獨以百口保之及端有白店原之敗庶乘此譖之吳玠亦以彭衙之敗憾

端乃書曲端謀反四字於手心因侍浚立舉以示浚浚素知端庶不可並立且方倚玠為用恐玠不自安庶等知之即言端嘗作詩題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魚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在鳳翔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有切骨恨浚以隨提點夔州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數聲乃赴逮既至隨命獄

吏縶之維之糊其口熸之以火端乾渴而死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恨西人以是益非浚焉

西事記曰浚之為人忠有餘而才不足雖昧於知人短於用兵而清修篤慎有志天下古人不能過也復果斷敢為諸將亦莫敢桀驁端初為五路統制拜威武將軍屢與金人角更勝迭負西人以為能然心常少浚浚乃廢之又曰使端不死一日得志逞其廢辱之憾一搖足則秦蜀非朝廷有雖殺之可也

初烏珠駐兵於熈河秦雍至是相繼移塞欲窺蜀公令吳玠於鳳翔府之和尚原先處戰地誘致其來烏珠乃引衆十餘萬造浮橋於寳雞縣渡渭來犯玠遣吳璘雷仲率諸將選勁弓强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接發不絶且繁密如雨敵稍却則以竒兵分繫斷其糧道又刧破金寨與之戰凡三十餘陣烏珠中箭而遁俘其將英格貝勒及酋領三百甲軍八百殺賊衆横屍滿野是役也烏珠往返萬里始末三年其衆損者

踰半皆呻吟扶携以歸烏珠初有從馬數百至是僅留其六道由平陽府偽守蕭慶以三馬奉之於是北歸燕山

西事記曰浚之敗賴吴玠獨全一軍據和尚原以守金人屢攻之不能克後大破虜軍殺其酋帥人疑不實蓋陜西之敗皆浚為之然金人不能取蜀亦其用玠之力也

先是宰執奏浚今居閬為水運以給西軍上曰朕料浚

必能立功宰執退至省未食而浚和尚原捷報已至乃相與歎仰聖明知人善料敵如此既而浚以功除定國軍節度職仍舊

公上言已運米五萬石至荊南欲理川口與行在相接上謂宰執曰兩日前言者猶請遣人副浚朕謂委之不專難以責成

公在關陝凡事雖以便宜行之然於鄉黨親舊之間少所假借於是士大夫有求於宣司而不得者始起謗

議於東南朝廷疑之將召歸先爲置副乃以王似爲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詔與浚相見同治事浚尋上疏言鎮重寛厚於民不擾似之所長至於駕馭將帥裁處機事不爲身謀似恐未可仗且外而劉子羽吳玠之徒與虜爲仇内而張深程唐日夜謀議皆嘗立破虜之功各望照知寢加任使令一旦以無功侍從驟處副任人情謂何臣慮子羽之徒必自引去而似之庸常終至敗事臣等日夜治兵亦欲奉迎大駕

以福中原而或者相為朋黨求撓臣權在臣去就甚輕而國家之計恐有未便

詔知樞密院張浚罷宣撫處置令赴行在尋詔浚有大功久勞於外令學士院降詔

先是監廣州鹽稅吳伸上疏大畧謂浚忠有餘而智不足且復辟之功大失地之罪小天下之人所共知之其退保四川敵人卒未能下蓋亦浚之功也切見里巷游談咸曰張浚之來章疏列上必於失地之外吹

毛求疵增其過惡使浚不至則必曰慢而不恭有違
命之罪至則必曰覆軍之將有失地之罰將羣起而
攻之必使罪去而後已使浚罪去不知誰可繼其忠
乎御史常同辛炳俱有論列疏入不報浚既入見遂
赴密院治事
浚之出使也嘗以秦川館為學舍以待河北陜西之士
來歸者給衣食養之又新復諸郡乞鑄印浚已去朝
廷遠亦先鑄給而後奏聞又浚之還取道東蜀夔峽

其至稍遲臺臣辛炳言浚被命宣撫不能成功輕失
五路坐困四川用劉子羽輩皆小人而殺曲端趙哲
為無辜以至設祕閣以崇儒擬尚方而鑄印及被召
不肯出乞黜責浚遂落職奉祠炳等復交論浚跋扈
不臣之罪大於是詔浚福州居住即日如福州從者
皆去肩輿才兩人而已
浚雖得罪猶上疏論金偽暫和其心必未已大略謂此
敵情狀專以和議誤我亦云久矣彼勢促則言和勢

盛則復肆前後一轍願陛下蚤夜深思益為備具處將士家屬於積粟至安之地使出而戰守者無反顧奔散之憂精擇竒才以撫川陜之師使積年屯邉者無懈惰懐望之意江淮川陜互為牽制斥逺和議用集大業竊見主兵官除吴玠王彦關師古外如吴璘楊政可統大兵田晟可總一路王宗尹王喜等可兼統制後皆有聲世服其能知人

初浚知金無西顧憂必併力窺東南朝廷已議講解乃

極言其狀及劉麟引金兵入冦上思浚前言之驗而趙鼎亦乞召浚旣入見遂命知樞密院浚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金兵之在淮東者從之

上曰君臣之間當至誠相與勿事形迹庶可同心叶徳以底於治朕於二三大臣當分委以事張浚專治軍器胡松年專治戰艦浚曰仁宗時亦嘗令韓琦范仲淹分事而治言者數以為辭不旋踵報罷上曰今日若不專責事無由集國用亦須委一大臣松年曰議

論既定力行之必有效若今日行明日罷徒紛紛無

益耳松年時僉書樞密院事

詔浚視師江上浚疾驅臨江召大帥韓世忠張浚劉光

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浚來勇氣十倍浚部分諸

將遂留鎮江節度之

魏良臣等自北軍回浚遇之問以金事及大帥之語良

臣謂金有長平之衆且出大言謂當割建州以南王

爾家為小國索銀絹犒軍其數十萬仍約良臣等再

使浚密奏不可以其言而動及不須令再往

浚在鎮江時烏珠擁兵十萬於淮陽世忠移書與之為言張樞密已在此矣初金諜報浚得罪遠貶故悉力來寇至是烏珠問世忠所遣麾下王愈吾聞張樞密貶嶺外何得已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烏珠見浚書押色動即强言約日當戰浚再遣愈以世忠書往問戰期愈回一日而金宵遁士馬乏食狼狽死者相屬遣諸將追擊所俘獲甚衆

浚奏捍賊次第且言相持已久恐其別生姦計已與諸將議凡可以尅敵者無不為也上曰浚措置如此虜必不能遽為衝突參政沈與求曰晉元帝時石勒寇壽春相持三月晉臣至有勸降勒者王導拒之虜今遠來久相持非其利也上曰朕得浚何愧王導

以趙鼎張浚為左右僕射浚仍兼都督諸路軍馬初浚在川陜念上繼嗣未立以紹興元年秋上奏曰荷陛下恩德之厚事有干於宗廟社稷大計臣知而不言

誰敢為陛下言者惟陛下察其用心貸以萬死竊見西漢之制人君即位首建儲嗣所以固基本屬人心臣願陛下特召大臣講明故事仍先擇宗廟之賢優禮厚養以為藩屏至是入謝復陳宗廟大計莫先於儲嗣雖陛下聖德昭格春秋方盛必生聖子惟所以係天下人不可以不早定議上首肯久之乃云宮中見養藝祖之後二人長者年九歲不久當令就學浚出見鼎都堂相與仰歎聖德自是鼎益相勉勵同志

協謀以為為治之要必以正本澄原為先務誠能陳
善閉邪使人君無過舉則國勢奠安醜虜自服是以
進見之際於塞倖門抑近習尤諄切致意焉
浚復奏事因書王朴平邊策以獻又奏臣昨奉清光竊
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分聖意拳拳於此宗社生靈
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
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推類而言之君子
小人見矣小人在位則同於己者譽之以為君子異

於已者排之以為小人不顧公議不恤治亂不畏天
地鬼神彼其專於自營進身之計故好惡不公以至
於亡身亡國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
慾清明其躬以照臨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
隱焉

浚至鎮江視師名韓世忠親諭上旨使舉軍前屯楚州
以撼山東世忠欣然承命浚遂至建康撫張俊軍至
太平州撫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踴躍思奮浚以諸路

軍馬所用錢糧當從督府總制故悉以上佐兼之仍

關送尚書措揮行府關三省措揮始此

浚謂湖冦楊么據洞庭實為上流不先去之為腹心害

將無以立國請自行上許焉初席益得么探者數百

人皆傳致遠縣浚至醴陵召囚問之盡釋其縛給以

文書俾分示諸寨令早降皆懽呼而往會岳飛兵至

復令分屯鼎澧益陽壓以兵勢至是降賊將楊欽乘

勝急攻水寨么窮蹙赴水死湖冦悉平得丁壯五六

萬人老弱十餘萬浚一以誠信撫之乃更易郡縣奸贓吏宣布寬恩命岳飛進屯荆襄以窺中原浚率官屬泛洞庭而下

浚自湖南轉由兩淮會諸將議防秋至是入見上勞勉之賜賚甚厚親書否泰二卦以賜浚浚奏自古小人傾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為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於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所趨嚮亦同曾何朋黨之有惟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禄詭詐

之蹤莫可跡究故或為小異以彌縫其事或內外符
合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決擇而可哉則亦在
夫原其用人而已臣嘗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
征而象以為志在外蓋言其志在天下國家非為身
故也否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為志在君
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行善道而未始忘憂國愛
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而考其心則朋黨之論自不
攻而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夫人君一心之微而

利害及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其畫為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其畫為陰否自是而起矣然而泰之上六陰已盡復變為陽則君子在外而否之所由生焉否之上九陽已盡復變為陰則小人在外而泰之所由生焉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陛下若能日新其德正厥心於上臣知其將可以為泰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則猶常思其否焉

上嘗召對便殿問所宜為且命以所聞見置策來上浚

承命條例以進號中興備覽凡四十一篇莫不備具

上深嘉歎置之座隅

自渡江以來三衙名存實亡逮公與趙鼎並相乃以楊沂中所將隸殿前司解潛部曲隸馬軍司統制官顏漸部曲隸步軍司沂中之軍本辛永宗部曲後又益以他兵故其衆特盛潛之軍纔二千餘漸所統烏合之兵而已

時以雪寒命賑濟上謂公曰朕居燠室尚覺寒細民甚

可念若湖南江西旱灾去處宜早措置賑濟公曰陛
下推是心以往則足以感召和氣況實惠乎上曰朕
每以事機難明專意精思或達旦不寐公曰雜聽則
易惑多畏則易移以易惑之心行易移之事終歸於
無成而已以陛下聰明苟大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
往而不濟臣願萬機之暇澄心静氣保養天和庶幾
利害紛至而不疑中興之業可成矣
浚以金勢未衰而劉豫復據中原為謀叵測奏請親行

邊塞分命諸將以觀機會上乃令浚往視師浚即張榜聲豫僭逆之罪時韓世忠駐軍承楚劉光世屯太平州張俊屯建康府而岳飛在鄂州朝論以為邊防未備空缺之處尚多浚獨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殽澠間則楚不越境而西蓋大兵在前雖有他岐捷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故太原未陷則尼瑪哈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爾不然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可安乎上深以為然

初言屯田者甚衆而行之未見其效至是公兼領屯田以出始置官屬凡所行之事皆畫一而去

公至江上會諸大帥議事乃命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張俊練兵建康為進屯盱眙之計楊沂中領精兵為後翼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於是國威大振上御書裴度傳遣使賜公以示至意公於諸大帥中獨稱世忠與飛可屬以大事時劉豫頻於偽境聚衆世忠自楚州引兵渡淮擊敗

之直至淮陽而還上賜公手書曰世忠既捷整軍還屯進退合宜不失事機亦卿指授之方卿更審虛實徐為後圖或遣岳飛一窺陳蔡使賊支吾之不暇也
初公在淮上謀渡淮北向惟倚世忠為用世忠辭以兵少欲擿張俊之將趙密為助以行府檄俊俊拒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公奏乞降聖旨而俊亦禀于朝鼎白上曰浚以宰相督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事俊亦不可拒乃責俊當聽行府之命不應上禀於朝復

下浚一面専行不必申明慮失機事時議者以為得
體
公又渡江撫淮上諸屯屬方盛暑公不憚勞人皆感悦
時防秋不遠公以方略諭諸帥大抵先圖自守以致
其師而後乘機擊之
上謂宰執曰近日金星犯畢占法邊有敗兵當諭與張
浚令諸帥戒守邊者天既有象須修人事以應之
公謂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

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遐自逸而臨安僻居一隅内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係中原之心遂奏請聖駕以秋冬臨建康撫三軍而圖恢復時韓世忠自淮陽已還楚州張俊既城盱眙進屯泗州岳飛亦遣兵至蔡州焚其積聚至是公承詔入覲力請上進臨建康以為不可緩然朝論者極解惟上斷然不疑會牒報豫有南窺之意公復往江上視師

劉豫聞上將親征告急於金主求兵為援金主聽豫自行至是分道入冦先是劉麟令鄉兵偽胡服於河南諸處十百為羣人皆疑之以為金偽合兵而至公奏金方疲於奔命決不能悉大衆復來此必皆豫兵而邊報不一劉光世奏禦賊事宜謂廬州難守張俊駐軍泗州亦請益兵衆情恟懼議欲移盱眙之屯退合淝之戍召岳飛盡以兵東下公獨以為不然乃以書戒俊及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

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而趙鼎折彥質皆移書抵公欲飛兵速下且擬條畫項目請上親書付公大略欲退師還江南為保江之計不必守前議於是世忠統兵過淮遇敵騎與額哩頁貝勒等力戰既而亦還楚州或請上回臨安公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之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淮西之冦正當合兵掩擊況士

氣甚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頗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不敢覬望上乃手書報公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卿令覽所奏甚明俾朕釋然無憂非卿識高慮遠出人意表何以臻此公奉此詔異議乃息時劉光世舍廬州而退公怪之即星馳至采石遣人喻其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且督光世復還廬州光世遣王德領兵至前羊市遇劉麟游兵敗之而賊衆數十萬

已次於濠壽之間張俊拒之楊沂中為俊統制公即遣沂中至濠州與俊合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或有差跌浚不敢私又遣張宗顔等自泗州來為其後繼猊以衆數萬欲犯建康沂中悉衆以出縱大軍乘之大破賊衆横屍滿野京東虜騎尋亦退走朔方大恐上以手書賜公曰賊雖犯順侵壽及濠卿奬率師徒臨敵益壯遂使凶渠宵遁同惡自焚寤寐忠勤不忘嘉歎仍令浚具上都督府隨行官

吏軍兵推賞公言賞或濫加則將士解體遂惟保奏有功者

浚還平江隨班入見力請幸建康且言天下者陛下之天下陛下自不致力以為之先則人有解體之意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時復詔巡幸其誰信之何哉彼知以此為避地之計無意以圖天下故也

中原遺民有自汴都來者言劉豫自捖麟敗後意沮氣喪其黨皆携貳虜中謂豫必不能立國而民心日望

王師之來朝廷因是遂謀北伐公乃出行淮上撫諸軍且築廬州城五月還

初以道君皇帝遠在沙漠公奏遣問安使何蘚往金國通問至是還始知道君及寧德皇后已相繼上仙公遂奏臣近得此信不勝痛憤顧陛下剛健有為成敗利鈍在所不恤況孝悌可以格天推此心行之臣見其福不見其禍也

公專任國政首言親民之官治道所急而比歲内重外

輕遂條具郡守監司省郎館閣之人迭補之法以郡守監司有治狀者除郎官郎曹資淺者除監司郡守館職未歷民事者除通判仍乞降詔又以太陽氛氣四合奏復賢良方正科皆從之乘輿發平江至建康幾事叢委公獨以身任之人情頼公以安每見必深言讐恥之大反復再三上未嘗不改容流涕時天子方厲精圖治事無巨細必以咨之賜諸將詔往往命公草之四方灾異必以聞祥瑞皆抑不奏

上謂宰執曰昨日張浚呈馬因爲區别良否皆不差浚曰臣聞陛下聞馬足聲而知良否上曰然浚曰物猶易知惟知人爲難上曰人誠難知

上曰邊事未靖軍需取於諸路者尚多斯民重困它日兵寢當一切蠲之雖常賦亦與除一二年朕之此心天實臨之浚曰聖意如此天必助順

宰執奏事浚因論淮西地險可守陳與義曰見王德淮西圖路幾不可方軌上曰地形雖險亦在將兵者如

何耳李左車謂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而韓信卒由井陘以破趙是險不足恃也浚等歎服初公自淮西歸與趙鼎同在相位以招徠賢才為急務從列要津多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又以人主當務講學以為修身致治之本薦尹焞置之講筵有旨促召赴闕會旱灾及酈瓊之變公力求去而周祕等交章論之遂罷職奉祠祕等復論公跋扈不臣等罪大乞遠竄上批浚散宮安置領表鼎營救之甚力且

以公母老為請上意稍解遂命分司居永州
初朝廷命趙鼎出使如公故事將行鼎言陛下建炎中
遣張浚出使川陜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
功陛下有山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
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
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
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罶
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

有志之士欲為國立功者每以浚為戒且浚有罪臺諫論之可也人主誅之亦無憾也今乃下至草澤行伍凡有求於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甚者指為跋扈抑何甚哉

時以金國使來講和大赦浚在永州上言金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金國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内變既平指瑕造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

之請其將何辭以對自堯舜以來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夷狄可以削平禍難遠而石晉近而叛豫著人耳目歷歷可想前後凡五上疏爭之

公知福州之明年奏言臣切念自羣下決回鑾之計國勢不振事機之會失者再三向使虜還梓宫歸兩殿供須一無所請宗族隨而盡南則我德虜必深和議不拔人心懈怠國勢寖微異時釁端卒發何以支持幸今虜懷反覆士氣尚可作人心尚可回猶因權制

變轉禍為福用天下之奇才據天下之要勢奪敵之心振我之氣措置一定大勲可集繼聞淮上有警連以邊計奏知又條畫海道舟船利害上嘉公之忠遣中使奬諭公時大治海舟至千艘為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又明年春獻緡錢六十萬助軍費詔奬之淩在宮觀因天申節繳奏無逸篇疏畧曰伏考周公無逸篇商王中宗高宗周文王非徒自享安榮而有國長久自祖甲之後立王生則逸是以罔或克壽仰惟

聖德日新大孝之誠昭格天地壽福無疆宜過商宗
周王甚遠
公念檜欺君誤國使災異數見彗出西方欲力論時事
以悟上意又念太夫人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
能堪太夫人覺公形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
先雍公 咸 紹聖初舉科制策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
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至再三公意遂決乃言曰當今
時勢譬若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

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斷之於心謹察情偽豫備倉卒庶幾社稷有全安之理不然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也檜見之大怒命臺諫論公章四五上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連州居住

公在連作四德銘以示其人曰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連人相與鐫之於石家傳人誦焉

公去國至是幾二十年退然若無能者而天下士大

夫無賢不肖皆傾心健將悍卒見之者必咨嗟歎息

下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每使者至虜必問公

今安在

和議定時國書中有不得輒易大臣之語蓋檜恐公復

用也尤忌公甚令臺臣王珉徐嘉每彈事必及公至

目為國賊必欲殺之又令張柄知潭州汪君錫為湖

南提舉以圖公又令張常先為江西運判箋注張宗

元與公壽詩亦與獄株連及公又捕趙鼎子汾下大

理令自誣與公等謀大逆獄上而檜病不能書矣

檜既死上始親庶政公復官判洪州時喪母將歸葬行至江陵會以星變詔求直言公乃復奏大略謂向者講和陛下以太母為重爾幸而梓宮亟還此和之權也不幸用事之臣聽命于虜而陰蓄其邪心故身死之日天下相慶惎惡之如此方其豢於富貴聚斂珍貨皆為身謀而不為陛下謀也坐失事機二十餘年有識痛心夫賢才不用政事不修形勢不立而專欲

受命於虜適足啟輕侮之心而政墮其計中也万俟禼湯思退見之大怒以為虜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或笑以為狂湯鵬舉等交章論公名係罪籍唱為異議以動國是乞行竄逐謫居永州

陳俊卿間為上言浚忠義且兼資文武可付以閫外臣素不識浚聞其失陜服散淮師而許國之心白首不渝令敵門念咎老而練事非前日浚也願且與一近郡以係人心庶緩急可以相及上納其言許浚自便

俊卿又屢言浚可用尋命浚判建康府

逆亮之斃其餘黨尚據雞籠山而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沙上勞軍以建康激賞犒之一軍見浚以為從天而下浚諭顯忠曰聖駕將廵幸到此而賊未退得無慮乎

上至建康浚迎謁道左衛士見浚復用至以手加額浚見上首言國猶身也元氣充則外邪遠朝廷元氣也用人才修政事治甲兵惜財用皆壯元氣之道也上

嘉納之

上欲付浚以江淮之事已而中止乃命楊存中為江淮等路宣撫使虞允文副之中書舍人劉珙不書錄黄具論其不可珙子羽子也上謂宰相曰珙之父為張浚所知此奏專為浚地爾乃寢存中宣撫之命俾專措置至是召存中還而以命浚上既還臨安有勸浚求去者浚念舊臣無它在者人心尤以已之去就為安危乃不敢言去日治府事細大必親馬出入將相

三十年素為士卒所畏愛至是復總軍政皆樂為用
浚謂金長於騎我長於步制騎莫如弩衛弩莫如車乃
令專制弩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窺南未有不由
清河渦口兩道以舟運糧蓋淮北廣行糧舟不出於
淮則懼清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於是東屯盱眙楚
泗以扼清河西屯濠壽以扼渦潁人心翕歸精兵可
集即奏言之又乞多募福建海船由東海窺登萊由
清河窺淮陽

浚奏言兩淮之人素稱强力而淮北義兵尤為忠勁自虜殘虐遑遑無歸臣欲措置御前萬弩營募民强壯堪充弩手之人不刺臂面以御前効用為名令結為甲隊遞相委保有功同賞有罪同罰於建康置營詔從其請兩淮之人欣然嚮就浚親訓撫之未幾成軍金人圍海州詔鎮江都統張子蓋往援仍聽張浚節制浚為書勉子蓋以功名子蓋即馳赴之遇敵于石湫隘子蓋率精鋭先入虜遂大敗引去及奏功浚以去

歲淮上功賞之濫乃命統制官以下公共報明有冒濫者重罪之

孝宗即位召公赴行在賜公手書曰朕初膺付托以眇然一身當萬機之煩夙夜祇懼未知攸濟公為元老宜輔朕初政公其疾驅副朕至意公遂就道至即引見上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賜坐降問再四公言人主以務學為先人主之學本於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

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
歸讎敵自服上竦然曰當不忘相公之言又奏今日
便當如創業之初每事以藝祖為法自一身一家始
以率天下浚見上天錫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上堅
意以圖事功且謂新政以人才為急人才以剛正為
先因疏當今小大之臣有經挫折而不撓論事切直
者凡十數人薦于上於是除公江淮宣撫使復往江
上

史浩議欲城瓜州下公議公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之形怠軍民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既參政公所規畫浩必沮之

公謂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堧進舟山東以遙為吳璘之援上召陳俊卿等問公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制除公樞密使開都督府時虜將富察特默及偽知泗州大周仁屯虹縣都統蕭琦屯靈壁公謂至秋必為邊患當及時

掃蕩

公上疏謂廟勝之道在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今德政未洽宿弊未革願發乾剛奮獨斷盡循太祖太宗之法

時命李顯忠出濠州以趨靈壁邵宏淵出泗州以趨虹縣公自往臨之軍事利鈍難必乞上以諸葛亮在建興六年所上奏置之左右顯忠圍靈壁敗蕭琦宏淵圍虹縣降富察特默大周仁乘勝盡克宿州公恐盛

夏人疲急召顯忠等還師而上亦戒諸將以持重皆未達偽副元帥赫舍哩志寧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未決諜報敵大興河南之兵將至會邵與李不相能遂引而歸敵亦解去公時在盱眙去宿州不四百里傳云敵且至公亟北渡淮入泗州撫將士已乃還維揚待罪

上對近臣未嘗名公獨曰魏公每遣使來必令視公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其眷禮如此

詔議講和公累疏爭之曰自昔議和之臣始以怯懦誤
國全身保家其終必至於降盍有草降表以待用而
陰圖其富貴者矣不可不察已而召公赴行在公沿
途復上疏爭之且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
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而其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
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内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
下失中原之心失將士之心失四海傾慕陛下之心
他日誰為陛下出力用命哉又曰竊謂徽宗欽宗不

幸不返此亘古非常之巨變凡在臣庶不如無生且八陵痛隔赤子塗炭國家於虜大義若何況夫逆亮憑陵移書侮慢邀求大臣坐索壤地其事近在前歳今議者不務力為自强之計因金帥一移書遂遣朝士奔走麾下再貽書則又欲遣侍從近臣趨風聽命復將衰吾民膏血以奉讐人欺陛下以欵之之名而共為和之之實其説固曰吾將欵之而後修吾兵政不知使命一遣歳幣一出國書一正將士褫氣忠義解

體人心憤惋何兵政之可修又不過曰吾將欵之而後理吾財用不知今雖遣使而兵不可省備不可徹重之以歲幣之費虜使之來復有它須何財用之可理此可見其欺陛下以欵之之名而實欲行其宿志貪其富貴豈復以國事為心哉

先是朝廷遣王之望龍大淵為通命使副公言臣見王之望龍大淵之望甚言守備不至臣竊以為金以大兵臨我自秋及春凡半年餘見我無備胡不直入徒

以虛聲迫脅中外往者固不須論今歲邊防更密坐待其來破之必矣及至入見又力陳和議之失上為止誓書留使人而令通書官胡昉先往諭敵以泗州不可割之意敵械昉等上聞之諭公曰和議之不成天也以湯思退與公為左右僕射公仍都督上書聖主得賢臣頌以賜之

初議以四月進幸建康公又言當詔之望等還上從之幸建康之議思退初不與聞乃與其黨密謀為陷公

計俄詔公行視江淮自公受任督府且將三年講論軍務不遑寢食所招來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要害之地城壁皆築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堰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兩年冬金乇重兵十萬于河南為虛聲脇和亦有刻日決戰之語將士望金至成大功而金亦知吾有備卒不敢動至是公又以宰相來撫諸軍將士踴

躍思奮金閶公來亦檄宿州之兵歸南京沿邊清野以俟淮北來歸者日不絶山東豪傑悉領節度且以檄諭契丹金益懼

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乃罷督府而以錢端禮王之望代之湯思退令之望盛毁守備以為不可恃又令穡論罷督府官屬馮方又論浚費國用不貲又論乞罷浚都督浚亦請解督府詔如其請言者詆浚愈力浚留平江上章乞致仕者八上許之上察浚之忠欲全

其去制除少師判福州

浚行次餘干以家事付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盡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疾革呼栻等于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而薨

公之學一本天理尤深於易春秋論孟嘗論易疏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一也兩儀三之也分為二而七八九六之數成五行之象於是大著又曰天數二

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天地之中數也何以知其然益一三五七九合為天數而天數不過五二四六八十合為地數而地數不過五天地奇偶合之為十總之為五十有五自然之數皆不離中中故消息盈虛之妙闔闢變化之機皆在於我而動靜莫違焉中其至矣

銘養正書室曰天下之動以正而一正本我有養之斯吉道通天地萬化流出精思力行無忘朝夕

為王十朋作不欺室銘曰泛觀萬物心則維一如何須
臾有欺暗室君子敬義不忘栗栗西山眞德秀跋曰
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作抑戒以自警曰相在爾室
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奋耄期不亂如
此故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張公作此銘於易簀之
際其視武公尤有加焉王公與公均為一代正人故
其詩與銘大略同旨後之有志於正心誠意之學者
當深味之

於本朝大臣最重李文靖公謂近三代氣象又以冠忠愍富文忠范文正之事為可法與時歸老山林當作三賢堂於獎廬之側庶朝夕想像如見其人也

每訓子及門人曰學以禮為本禮以敬為先又曰學者當清明其心默存聖賢氣象久久自有見處

嘗作詩曰羣兇用事人心去大義重新天意回解使中原無左衽斯文千古未塵埃朱文公跋曰舉大義以清中原此公平生心事也觀於此詩可見其寢食之

不忘然竟不得遂其志可勝歎哉以後並文公語

文公跋公墨帖曰公平生心事無一念不在君親而其學又以虛靜誠一求之於天爲本故其與人言未嘗不依於此今觀其所與劉氏書帖詩文可見矣

又曰公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狩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生委質艱難之際事有危疑人方畏避則挺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南渡以來士大夫唱爲和說其賢者則不過爲保守江南之計夷狄

制命率獸偪人莫知其為大變公獨毅然以虜未滅為巳責必欲正人心雪讐恥復守宇振遺黎顛沛百罹志踰金石晚復際遇主義益堅雖天嗇其功使公困於讒慝之口不得卒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之人曉然復知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而得其秉彜之正則其功烈之盛亦豈可勝言哉

論誅范瓊曰自靖康後紀綱不振王室陵夷公首唱大

義率諸將誅傅正彦乘輿返正復論正瓊罪而後國

法立人心服自武夫悍卒小兒竈婦深山窮谷裔夷

絶域皆聞公名盎然歸仰忠義之感實自此始也

杜甫詩云艱危須藉濟時才熹思至此不覺感歎濟時

才分明難得勉齋問志與才互相發否曰有才者未

必有志有志則自然有才人多言張公才短然被他

有志後終竟做得來乃正當

張公才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子孺子亦皆知之

宋子飛言張公謫永州時居僧舍每夜與諸子弟賓客盤膝環坐至更定而寢率以為常

或問文公趙張優劣曰若論理會朝政進退人才趙又較縝密無疎失若論擔當大事竭力向前則趙不如張雖是竭力向前只是他才短慮事疎處多他盡其才方照管得若才有些不到處便弄出事來便是難趙公也是不諳軍旅之務所以不敢擔當萬一虜人來到面前無以應之不若退避耳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下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下卷四至七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賛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下卷四

宋　李幼武　纂集

趙鼎

字元鎮解州人崇寧五年登科建炎二年為樞密計議遷侍御史又遷御史中丞四年權僉書密院罷提舉洞霄紹興二年除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三年改江西安撫知洪州四年除參政數月遷知

院川陜安撫處置使俄改都督川陜荆襄諸軍事
未行留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
院五年守左僕射六年罷為觀文殿學士浙東帥
知紹興七年復左僕射八年加特進罷為浙東帥
知紹興又罷為醴泉為洞霄知泉州十年責授秘
書監分司西京興化軍居住又責清遠軍節副使
潮州安置十四年移吉陽軍十七年卒年六十三
淳熙十五年配享高廟

時金兵在建康築城為度夏計公請遣使督王𤫊進軍
宣州周望分兵出廣德合邀金歸路及詔劉光世駐
軍蘄黄牽制湖南賊兵與杜充為聲援并為邀擊之
計或會充於楚泗使金知江左軍衆歸路稍艱必漸
退軍如尚占臨安建康則乘暑擊之
除御史范宗尹言非故事上曰朕除言官即置一簿攷
其所言多寡鼎所言四十事已行三十六矣言陛下
初即位即罷常平官吏蠲免常平錢穀而去歲復置

振刷諸司侵支催理民間舊欠人心駭愕物論紛紜

願罷之復置平糴之法

公言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勢荊襄左顧川陜右視京洛在三國所必爭真帝王之宅也宜以公安為行闕而屯重軍於襄陽前為屏翰運江浙之粟資川陜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顒浩在位顒忌鼎牽其屬論之顒浩聞之移鼎翰林鼎引司馬光故事以不習駢儷之文不肯就職

鼎僉書樞密院事時宰相未兼樞密同知周望在平江

鼎以獨員兼總前此兵政悉隷御營使司事權既分

又再經大變文移紛亂鼎檢故事舉行以正西府之

體

金攻揚州楚州勢亦危鎮撫司趙立遣人告急樞密院

鼎欲遣張俊往救之俊曰虜方濟師達蘭善兵其鋒

不可當立孤壘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併亡無益鼎

曰楚當虜衝所以蔽兩淮若委而不救則失諸鎮之

心俊曰救之誠是但南渡以来根本未固而宿衛寡人心易揺此行失利何以善後鼎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浙若失楚則大事去矣是舉也不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諸將殫力不為養寇自封之計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往乃詔岳飛掩擊

宰執奏邊事范宗尹曰金来必再渡鼎曰勿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也又曰三省常為金不来而為陛下拔人材修政事樞密院常為金見侵而為陛下申軍

律治兵甲即兩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

鼎為江東安撫大使始至建康視事時孟庾韓世忠皆駐軍府中多招安强寇鼎為二府素有剛正之風庾世忠皆加禮兩軍肅然知懼民既安堵商旅通行焉初詔李横等直趨京城或徑往長安與宣撫使夾擊江西帥趙鼎奏襄陽居江淮上流實川陝衿喉之地以横鎮撫誠為得策今聞横與牛臯共起兵往東京又聞偽齊亦會金人及遣李成領衆西去恐緣此紛擾

不定横烏合之衆將不能禦則決失襄陽川陜路絶江湖震動其害可勝言哉

金偽兵犯襄陽京西招撫使李横以食盡棄城遁欲奔荆南以俟朝命其屬趙棄疾閻大鈞等勸使歸朝待罪横曰我以烏合之衆所至自謀衣食人皆指為賊萬一諸郡不見納奈何二人曰我亦官軍也何至是既而鄂帥劉洪道果拒之横大怒欲殺二人皆呼曰江西帥趙樞密可歸也横猶未入而公已遣米舟至

其衆遂安公復以銀犒横之衆且檄黄州守鮑貽遜迎勞於境横大喜

有僞宿遷令張澤率其邑二千餘人自拔来歸泗州守臣徐宗城納之僉書徐俯以為恐妨和議欲斬澤送首劉豫公固爭之乃命澤以官且給閑田處其種於淮西

公參政上令公薦進人才公即以朱震范同吕祉陳橐吕本中林季仲上之乃詔三省公共隨器任使

鼎除知樞密院川陜宣撫使鼎留身辭以非才上曰四川之地半天下盡以付卿卿便宜黜陟專之可也時吳玠已除宣撫副使鼎奏曰臣之此行與吳玠為同事或當節制之上悟遂除都督川陜諸軍事鼎又奏曰荆襄四川後門勢須兼領上以為然遂兼都督川陜荆襄諸軍命下之日識者相謂曰只此一着已自過人

鼎將行奏云陛下軫念西陲宵旰以圖勞来安輯之方

故遣大臣往將使指是宜上下戮力以寛君父之憂汲汲惶惶協濟厥事若但為僥倖嘗試之圖其實何補今臣備員督府近在闕庭施置之間已多齟齬所謂兵者不滿數千半皆老弱不勝甲冑疲癃跛倚吁笑可憐所費金帛至為微少猶控顏懇幾同乞丐薦舉士人皆憚遠適面得睿旨令除京局薦章甫上彈奏已行令臣意氣憂沮舉措畏忌退視寮僚有靦面目士大夫間或笑其單弱或憂其無成皆謂事大

體重有名無實若臣一身亦何足道顧國事安危不知安在今孤踪遠去君門萬里若或更加沮抑臣亦何能自辯

公自入參與將論防秋大計獨張浚曰避當何之惟向前一步庶可脫當列天下兵守平江却徐為之公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兵守一州之地非也公但堅向前之議足矣葢公隂有所處故每日留身必陳用兵大計上意已悟又使俊密為之助至是決意親

征留公不遣入蜀以公久有此議故也公以俊爲助者乃冦萊公約高瓊之意葢統兵官不與同謀必參差則公之策遠矣

公奏禀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相卿付以今日大計時獨給事中孫近直學士院時傳鎖院莫知爲誰明日拜公右相朝士相慶

上謂輔臣曰朕爲二聖在遠生靈久罹塗炭屈己請和而金復肆侵陵朕當親總六軍往臨大江決於一戰

鼎曰累年退避敵情益驕今親征出於聖斷將士皆奮決可成功臣等願效區區亦以圖報上因曰伐蔡之功亦憲宗能斷也乃詔張俊所部往援韓世忠又令劉光世移屯建康定日起發光世密遣屬官告鼎云相公本入蜀有警乃留何故與他負許大事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恐上意動揺復乘間言今日之勢若金兵渡江恐其別有措置不如向時尚有復振之理戰固危道有敗亦有成不猶愈

於退而必亡者乎且虜偽俱來以吾事力對之誠為不侔然漢敗王尋晉敗苻堅特在人心而已自詔親征士皆鼓勇陛下養兵十年正在今日由是浮言不能入矣

金於滁上造舟有渡江之意鼎密陳今日之舉雖天人咸助然自古用兵不能保其必勝計當先定事至即應之庶不倉卒萬一金人渡江陛下當親總衛士趨常潤督諸將乘其未集併力血戰未必不勝或過不

住則由他道復歸臨安堅守吳江彼亦安能深入臣與張浚分糾諸將或腰截或尾襲各據地利時出擾之必不使之自肆如前日也惟不可聞渡江便退即諸將各自為謀天下事不再集矣殿帥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見鼎曰探報如此駕莫須動鼎曰偽虜已渡方遣二君率兵趨常潤併力一戰以決存亡更無他術錫等同聲曰相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二君隨駕之親兵也緩急正賴為用豈

可先出此言錫等慚懼而退朝論謂鼎勸上親征固
難而此時不動尤為難也
上曰數年以来廟堂玩習虛文而不明實効侍御給諫
搜剔細務而不知大體故未能濟艱難非朕夙夜留
心治軍旅備器械今日賊騎侵軼何以禦之鼎曰臣
等敢不竭駑鈍以副陛下責實之意時松江既有備
商賈往来自如通泰出納鹽貨如故上見士氣大振
捷音日聞欲渡江與賊決戰鼎曰退即不可渡江非

策也虜兵遠来利於速戰豈可與之爭鋒兵家以氣為主三鼓即衰矣姑守江使不得渡徐觀其勢以決萬全且豫猶不親臨豈可煩至尊與逆雛決勝負哉公薦張浚可當大事顧今執政無如浚者陛下若終不棄必於此時用之乃詔浚知樞密院事浚見鼎曰此行舉措甚當既又聞鼎諫上渡江決戰之行亦深歎服

上曰臺諫論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擊人才豈無

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措擿纖瑕細務强置人於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以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

上謂宰執曰恢復之圖所宜愛日仍先求人才有人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然用人才要在進君子退小人鼎曰臣待罪宰相爲陛下别君子小人用之乃其職也敢不奉詔

上曰大臣不公何以服衆鼎曰苟爲不公則賞雖厚人

不以為恩罰雖嚴人不以為威上曰今日朕親總六師正當公示賞罰

二月回鑾始議定浚以右揆出使湖外平楊么鼎陞左揆方鎖院之夕鼎密啓曰宰相無不統不必專以邊事乃為得體曁兩制出浚獨以軍功及專任邊事為言上既以邊事付浚而政事及進退人才專付於鼎矣

喻樗語録曰時趙張二公相得人固知且並相樗獨以

謂且作樞使同心同德亦何不可他日趙退則張繼之說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如此則氣道長若同相議論有不合或當去位則一番更政必有參商是賢者自相戾也已而其事亦稍如此

公嘗曰用人所以立國吾豈敢久居相位至於立國規模則當為遠計也於是以政事之先後及人材所當名用者密條而置座右一一奏稟以次行之公謙沖待士犯顏敢諫凡內降恩澤多奏格不行號為賢相

然深喜程頤之學朝士翕然嚮之時有言今托稱伊川門人者却皆進用如選人桐廬喻樗真其人也乃不見知是月公始薦樗改官除正字誥詞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中書舍人王居正行也樗以此頗為衆所嫉胡安國亦師頤者也聞之以為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游酢楊時謝良佐諸人尚難言之而況樗耶乃敢托於詞命以妄褒借識者憂之居正未幾遷兵侍於是有伊川三魂之目以

公為尊魂居正為強魂言其多忿也故工部侍郎楊時為還魂言其身死而道猶行也既而正字張嵲遂以元祐中五鬼配之

鼎嘗入見上自外移竹栽入内奏事畢亟往視之方興工於隙地鼎問孰主其事曰入内高品黄彦節也鼎即呼彦節責之曰頃歳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將復蹈前轍耶勒軍令狀日下罷役翌日鼎入對上改容謝之

詔參政沈與求孟庾並兼樞密院鼎曰仁宗時陜西用兵宰臣兼樞密臣既以宰相兼治院事而參知政事之臣并令兼權則事歸一體無前人所謂密院調兵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竭而密院用兵不止者矣上曰往時三省密院不同班進呈是以事多不相關白然朝廷論議豈有帷幄三大臣不與聞者

時張浚視師江上以行府為名鼎居中總政表裏相應然浚所行之事並有關三省樞密者庾與求皆不能

平曰三省樞密乃奉行行府文書耶明年相繼以疾求出

御書尚書賜鼎曰尚書所載君臣相戒勑之意所以賜卿政欲共由此道以成治功耳又書車攻詩宣示宰執鼎等入謝上曰車攻宣王中興之詩今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修政攘夷鼎等曰陛下游神翰墨之間不忘恢復臣等敢不自勉

初禁衛諸軍遇赦轉員其法甚備自中原俶擾軍營紛

亂排轉不行諸將所總歲歲奏功而天子親兵久無陞遷之望鼎請據三衙見管人數彷彿舊例立爲轉員之法

上曰范温帶來京東民兵較所給春秋特支衣絹一匹昨日令中書引見頗有藍縷者朕出內帑絹二千匹賜之公等曰陛下內帑物非承平時比每推以賜將士此盛德也上曰朕宮中未嘗妄費雖內帑所有不多專用以激犒將士而已

時貴州防禦使從王從瑗在宮中上嘗以語宰執曰此子天姿特異儼如成人朕親自教之讀書性甚强記至是鼎得旨造書院於行宮門内以為資善堂欲令就學上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國朝自有仁宗故事令未封王止令建節封國公似合宜以朕所見此事易行而前代帝王多以為難鼎曰自古帝王以為難而陛下行之甚易此所以莫可跂及也上曰藝祖創業至勤朕取子字行下子鞠於宮中庶仰慰祖宗

在天之靈孟庚曰陛下念藝祖創業而聖慮及此帝王所難之事也遂加保慶軍節度封建國公一日上語鼎曰欲令瑗出閤選官教之且就禁中致學館便建資善堂庶幾正當所差官亦有名仍一依皇子建節除國公鼎乃與同列議選范沖朱震為翊善朝論以二人為極天下之選上亦嘗謂鼎曰前日臺諫因對語及資善之建皆曰朱震范沖天生此二人為今日資善之用可謂得人矣

地震詔罪已求言上曰故事當避殿減膳今只一殿而
常膳甚薄更減亦何害鼎曰此文具耳應天當修人
事今費用大而科歛煩此最傷和氣者也
營田官王弗候對上望見之謂宰執曰當詳諭弗令竭
力久任若一二年間營田就緒庶可少寛民力朕昨
在會稽嘗書趙充國傳以賜諸將若早得數年今已
獲其利鼎曰為國根本之計莫本於此上曰然弗既
對乞江淮守令皆久任上又謂宰執曰朕昔為元帥

時嘗見州縣官說在官者以三年猶且一年立威信一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情為去計矣况今以二年為任乎雖有緝治之心葢亦無暇日矣弟所論甚當宜舉行之

鼎上神宗實録五十卷舊文以墨新修以朱刪出以黄

自後進書率如此例

上謂宰執曰民窮為盜多緣守令不良以擾之若安其田里肯為盜乎卿等當留意擇守令庶幾百姓樂業

鼎曰臣等敢不躬聖訓

上又曰淮北之民強負而至朕為民父母豈可使其失所可賦田予之更加優恤以廣招來之路公曰彼仁歸無所居尤當賑助之

上曰邦用匱乏苟有一毫可以節省亦當行之朕宮人僅給使令然昨日亦復揀三十人出之鼎曰節省之道始自宮庭此陛下盛德事也

有親從官趙勝自金國逃歸言二聖萬福上悲咽不自

勝鼎曰願少寛聖慮强於身治天必悔禍二聖終有還期也

自南渡以来百司日有申明皆臨時裁決初無定制三省樞密尤為叢冗至是鼎約以中制立為定法付之有司遵守而行吏不得為姦矣

上與宰執論治體因曰治天下之道在必賞必罰而已淫刑以逞固不可苟有罪豈可以不刑鼎曰近時贓吏雖不棄市亦杖脊刺配且殺人者死古今常法比

年皆從貸例聖人以謂罪疑惟輕既無所疑何爲而貸貸有罪則犯者愈衆而善人咸被其禍矣

初張浚奏江上諸軍精强非前日之比宰執進呈鼎曰承平時陜西並邊兵亦未必如此皆陛下累年緝治之力

内侍盧公裔致仕在蜀中自請赴行在上謂宰執曰斯人極不良令若歸内侍省必欲侵外事若與外任必陵同列只宜祠觀朕宫中小黄門數十輩聊備洒掃

趨走近上者亦有數未嘗假以權也每觀漢唐及近時之變不得不防微杜漸公曰聖慮及此天下之幸

上謂宰執曰馮益頗與外事侵不可長令與宮觀日下出門於是鼎等再三賀上威斷上曰朕待此曹未嘗不盡恩意然纔聞過失亦不少貸也先是劉豫揭榜山東妄言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得而上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謗上未許鼎曰益事誠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畧不加罰外

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浚意未決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責輕必不致力營救又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復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浚乃服

時久不雨上以為念謂宰執曰昨晚甚有雲氣朕焚香密禱過二更雲氣散方退鼎曰陛下憂勤如此天必重祐

先是國子監丞張戒上書幾八千言自謂恐忤聖意上謂宰執曰朕熟覽之具憂國愛君之心誠可嘉又曰咸言朕有仁宗守成之德而不知太祖創業之志此言良是朕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德洽民心至今天下誦之朕心仰慕如堯舜文武故當立政用人之事

朕嘗置在左右朝夕以為法至於太祖以神武創業

朕不及也鼎曰陛下以仁宗為法此乃中興之基至

於太祖創業艱難願陛下常留聖慮則施之行事自

然若符節矣

自南渡以来國計所賴者惟鹽每因闕用即改新鈔以

幸入納之廣苐苟目前不知利權悉為商賈所持去

年冬鼎立對帶之法商賈聽命而鹽法遂為定制除

去積年之弊是秋加以出剩立為分數許人納不對

帶二法並行出入有常源源不絶始不為巨猾所制矣

戸部言知閤門事潘永思添破食錢不應法上謂宰執曰若於法不可亦無如之何鼎曰知閤門官惟永思與韓恕二人恕已横行故俸差厚永思官小月得四十餘緡所以用不足上曰永思輩端坐得此亦足矣今戚里官皆不過小使臣方國家艱難之時且留爵禄以賞戰士於是鼎等再三稱道聖德

上諭鼎曰資治通鑑首論名分至於其間去取皆有益於治道觀此書則知司馬光雅有宰相器識若唐鑑止可為諫書耳

先是楊沂中奏捷鼎即求去上不許鼎因曰臣初與張浚如兄弟近因呂祉輩離間遂爾睽異今同相位勢不兩立陛下意在恢復當以兵事為重今浚成功淮上其氣甚銳當使展盡底蘊以副陛下之志如臣但奉行詔令經理庶務而已浚當留臣當去其勢然也

浚朝夕還朝俾臣奉身而退則同列之好俱無所傷他日或因物議有所去留則俱失之矣

公在越惟以束吏恤民為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葢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師謂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鼎之學得於易者如此至是姦猾屏迹又埸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

張浚求去上問可代者浚不對上曰秦檜如何浚曰近

與共事始知其闇上曰然則用趙鼎令浚擬批召鼎檜謂必薦已退至都堂就浚語良久上遣人趣進所擬文字檜錯愕而出浚始引檜共政旣同朝乃覺其包藏觀望故因上問及之

鼎至屢辭且疏言進退人才乃其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妬賢黨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祕陳公輔陛下能去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何敢措其手也昔姚崇

以十事獻之明皇終致開元之盛臣何敢望崇而中心所懷不敢自隱惟陛下擇之

馮康國乞補外鼎奏自浚罷黜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今留行在所幾十餘人往往一時遴選臣恐臺諫以浚里黨或有論列上曰朝廷用人止當論才不才頃臺諫好以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乃朝廷使之為朋黨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也鼎等頓首謝

公再相已踰月未見所施朝士或以此責之公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起死之術也張德遠非不欲有為而其効如此亦足以為戒矣

鼎上重修哲宗實録以書成加特進呂本中草制有曰謂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謂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而去非惟爾一心與余同德檜以為破和議深恨之

朱震卒上曰楊時既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同學之人今無存者朕甚惜之鼎曰尹焞可繼震震亦嘗薦焞代資善之職但焞徼聵恐教兒童費力俟國公稍長則用之

鼎因論及南兵可教張守曰只是格尺不及耳上曰人猶馬也馬之能行不在大故兵無南北顧所以用之如何爾春秋時申公巫臣通吳於上國遂霸諸侯項羽以江東子弟八千横行天下以至周瑜之敗曹操

謝玄之破苻堅皆南兵也

上數令張浚盡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引兵渡江鼎曰淮西寂然無警似不必爾外間便謂朝廷棄淮西矣當一向勿顧不發一兵彼未必敢動上以為然

初劉豫軍既遁張浚復還建康淮西一帶無軍馬朝論紛紛臺諫交章以為淮西無備可憂鼎獨顯言於衆曰今行朝握精兵十餘萬使冦直臨江岸吾無所懼惟是安靜不動使罔測渠未必敢窺伺何至自擾擾

如此儻有他虞吾當身任其責俊軍久在泗上勞役苦甚還未閱月居處種種未定仍遽使之復出不保其無潰亂也鼎欲使俊出不意徑趨壽春取其城措置已定會金廢豫乃已淮上卒不遣兵竟亦無事

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異日咎今失此機會乞名諸將上曰不須恤此令須與金議和梓宮與太后淵聖皆未還若不與和無可還之理

吳國長公主入見留宮中三日仍爲駙馬都尉潘正夫

求恩數上語之曰官爵豈可私予人須與大臣商量況今日多事未暇及此時當極暑上每正衣冠伴之飲食蓋主乃哲宗之女上之姊也上以語宰執鼎曰陛下行家人之禮雖盛暑不廢至於官爵則不以私予此帝王之公也

詔修徽宗實録以公兼提舉公奏曰先帝以仁厚之德涵養天下幾三十年其間法令有未盡者皆出於羣臣貪功冒賞之私而有司壅於上聞非先帝本意也

劉大中宣和初知如臯縣時有旨即隱者徐神翁所居建為觀而觀基包士民墳墓甚衆大中顧有司不能決乃具圖申省且束裝待罪洎取旨先帝愕然曰豈可發民墳墓即詔移之别地則知當時有不便於民者使悉知未有不改之者此羣臣之罪蔡京為之首也上深然之以至泣下公又曰崇觀之失不歸之蔡京使何人任責今士大夫力主京者皆厚私恩而薄祖宗之仁也願陛下深察之

上謂宰執曰朕思安民之道無過擇監司郡守可令侍
從官公舉仍不限員數中書置籍朕亦書之屏風置
諸左右已差下不任職無他過者與自陳宮觀公議
亦必以為是也鼎曰陛下不忘百姓如此上又曰贓
吏一身取錢爾謬吏為州為縣一州一縣之吏取錢
其害民甚於贓吏也鼎曰聖論曲盡其理秦檜曰向
令侍從舉知縣而有互舉其子者其子又皆不肖貪
贓上曰侍從朕之所取信也而欺如此朕當時若知

當竄之嶺表卿等可諭諸侍從須妙選可為者使實

惠及民他日朕當賞其知人鼎等曰謹奉聖訓

公奏淮東宣撫韓世忠保明統制官許世安功賞事上

曰世安勇雖不如呼延通而曉事過之平居議論多

有補於世忠時通亦隷世忠軍上駕馭諸將至於偏

裨亦知其才之所長洞照臨如此

上謂宰執曰有備無患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兵備

公曰假使虜人與我河南地亦須嚴江南

金烏淩阿思謀來上謂宰執曰館待之禮宜稍厚若早遂休兵免令赤子肝腦塗地此朕之本意也鼎曰用兵所費比之管待殊不侔矣上曰若無軍旅之事使朕專意保民十數年豈不見効鼎曰陛下此言神明感格必有早定之期矣思謀等見上執禮甚恭且欲以客禮到都堂見宰執鼎接之如見從官之禮

侍御史蕭振本鼎所薦後因秦檜引入臺時欲講和劉大中與鼎合議以為不可檜怒令振劾去大中欲以

搖鼎大中既出振謂人曰如趙丞相不必論葢欲其自為去就也時檜力勸上議和鼎持不可繇是卒罷鼎入辭從容奏曰臣昨罷相半年蒙恩召還已見宸衷所嚮與向來稍異臣今再辭之後人必有以孝悌之說脇制陛下矣臣謂凡人中無所主而聽易惑故進言者得乘其隙而惑之陛下聖質英邁洞見天下是非善惡謂宜議論一定不復二三然臣甫去國已稍更改如修史本出聖意非羣臣敢建言而未幾復

修此為可惜臣竊觀陛下未甞容心特既命為相不
復重違其意故議論取舍之間有不得已而從者如
此則宰相政事非陛下政事也
御筆防禦使璩建節除國公執政聚議副樞王庶大言
曰並后匹嫡古以為戒鼎謂檜曰鼎前負曖昧之謗
今不敢奏須公開陳檜無語翌日鼎奏曰今建國在
上兄弟之間恩數宜少異又曰建國名雖未正天下
之人皆知陛下有子矣以前後恩數並同皇子又昨

幸平江及謁太廟兩令建國扈蹕國人見者咨嗟歎息此社稷大計蒼生之福也至於外間稱呼之語陛下豈不聞之臣身為上相義當竭忠以報陛下在今日禮數不得不異葢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後數日劉大中奏事亦以為言命遂寢檜亦嘗留身不知所說何事及鼎上章解機務上曰前日所議建榮國公乃知檜所奏不然也

王庶謂鼎曰公欲去早為庶言鼎曰去就在樞密鼎豈

敢與鼎行秦檜乞同執政往餞乃就津亭設筵鼎至即一揖登舟而去自是檜益憾之

公自泉州罷歸紹興上書言時政檜忌公復用乃令中丞王次翁論公近聞邊報喜見眉間幸時有警規圖復用直抵近輔畧不避嫌門下黨與往来臨安鼓惑衆聽又論公在靖康末結王時雍薦之張邦昌遂受偽命為京畿憲退而語人有親奉王音之語又嚮以元樞都督荆襄未幾拜相而乾没官錢十七萬緡章

三上責散官興化軍居住諫議何鑄論公罪重罰輕移漳州次翁又彈擊不已責置潮州

中丞詹大方論公移吉陽軍時公子汾力乞侍行公不忍使之以無罪而俱死瘴地手批付之曰紹聖初呂徽仲謫嶺南惟一子景山愛之不令同行而景山堅欲從去不可却既至虔將過嶺呂顧其子泣曰吾老矣罪如此萬死何恤汝何罪欲俱死瘴鄉耶我不若先死使汝護喪而歸吾猶有後也遂縱飲而死吾不

令汝侍行亦呂之意徽仲大防字也

公在吉陽三年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廣帥張宗元時遣使渡海以醪米遺之檜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公知之遣人呼其子至謂之曰檜必欲殺我我不死一家當誅惟我死爾曹無患乃不食而卒四方人聞之有泣下者

汾護喪歸葬於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與公有簡牘往來至是又携酒會葬意可為奇貨乃遣

兵官下縣同縣尉翁蒙之以捜私釀爲名馳往掩取復疑蒙之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趣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一無所得公之家頼以紓禍

公嘗謂其客方疇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所引從官如常同胡寅張致遠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矼皆有士望異日決可保其無他疇曰願公徐觀之公曰此等人才如何變得其後諸賢流落之久皆壁立萬仞

雖死不變疇始信公之能知人也

戊午歲張九成為禮侍呂本中為中書同見檜檜曰大抵立朝須優游委曲乃能有濟九成答曰未有枉己而能正人者也檜為變色及公罷相居會稽門人方疇為言檜語因曰秦檜亦今之賢者安得有此怪論公曰此南方之所謂賢者北方之所謂賢者必不爾也疇曰公既知之安得薦之於上乎公曰張德遠罷相之後鼎再相上曰卿還朝見在政府去留惟卿意

鼎曰檜不可令去一日檜留身下殿有喜色謂鼎曰檜適求去上云公自知檜令檜與公商量鼎握檜手曰吾輩當以國事為心也檜由是安迹蓋行止非人所能為也至是疇黙數檜再專國政十有八年士大夫死於其手者甚多則公言非人所能為信哉

或問朱文公中興賢相皆推趙忠簡如何曰看他做来做去亦只是王茂弘規模當時廟論大槩主和議使當國久未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須有些計較如歲

幣稱和疆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秦檜老草和了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下卷四